

戏趣墨韵

Call on Hanwu, A famous Chinese painter

记著名画家、京剧票友韩伍

□忻 横

上海滩京剧票友甚多，韩伍就是其中颇有名气的一位。在票界，韩伍的名气甚至超过了他的本行——绘画。

票友的戏瘾通常来自家庭环境，韩伍也不例外。韩伍的父亲韩小梅也是一位铁杆戏迷，作画时播放京剧唱片，休闲时经常唱上那么一两段。就这样，“不知道从哪天开始，我听着听着也觉得有味儿啦！”少年韩伍不仅在家中听戏唱戏，还“孵”在邻居家里听收音机、留声机。当时上海人将跟随留声机学唱京剧的人戏称为“留学生”，韩伍也加入了“留学生”的队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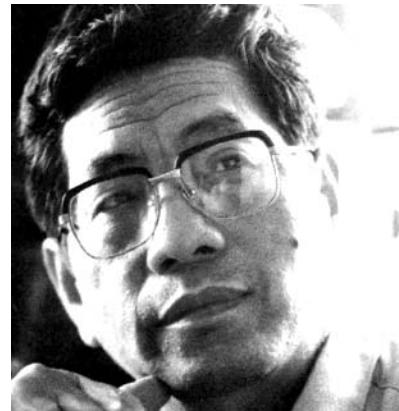
待到上学以后，韩伍听戏的脚步便从家中延伸到了戏院。尽管囊中羞涩，但他每天都省下一点早饭钱，不惜步行一个多小时从武康路一直到八仙桥看早场演出。提起那段经历，韩伍十分怀念“那时我上的是寄宿制学校，晚上是要关门的。要是看了夜场的话，回来须翻墙才能到宿舍睡觉。”那时年轻人迷恋京戏演出的行状，与如今年轻人追捧流行音乐演唱会毫无二致：“那时的戏迷就是现在的歌迷。要是在剧场里听到了好的，真想站起来，恨不得站在椅子上叫好呢！”

韩伍的青少年时代，正值新中国成立后京剧艺术百花齐放的50年代，好戏纷呈、新戏迭出，这对戏迷，尤其是爱新鲜、图热闹的年

轻戏迷来说，真是莫大的幸福。随着经济能力的提升，韩伍的艺术享受也越来越上档次。他风趣地说：“当学生时我坐的是天蟾三楼最差的位子，往往要凑着身子半伸出扶栏才能看到舞台上像小人一样的演员；等到工作以后，我的票子就从三楼买到了二楼，慢慢再从二楼买到一楼，从二十排坐到第十排……总而言之，我和舞台越靠越近，同演员越靠越近，与京剧的距离也是越拉越近了。”

看戏之余，韩伍经常参与票友联欢，甚至上台表演。当时的文化馆票房有固定的阵容，年轻的韩伍大多情况下只能跑跑龙套、配配小角，但他始终兴致勃勃、乐此不疲，只要上得台来，便是最大的满足了。渐渐地，这位“小角色”唱出了点“名堂”，在票房屡屡亮相，每每收获掌声。韩伍从事绘画艺术，从不见经传的新人直到一位享誉丰硕的名家，这一路上始终有西皮二黄的美妙陪伴。

去年十月，在票界朋友们的撮合、帮助下，年过七旬的韩伍在天蟾逸夫舞台举办了个人专场。为了圆满实现自己的舞台梦，韩伍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，又是练唱功又是练身段。韩伍学的是“四大须生”之一的杨派（杨宝森），不过此次专场韩伍并未学唱杨派，而是选择了麒派名段《投军别窑》和《斩



■ 韩伍

经堂》。《投军别窑》和《斩经堂》的难点不在唱，而是在做功，边唱边做。唱做并举对于票友来说，难度显然大大提高，许多票友虽将唱段熟记于心，却不会表演、更不会彩唱。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每当晚九点以后，韩伍便放下其他事情，穿上厚底靴练功“找感觉”——“跟着碟片光盘学，看看停停，一个动作、一个动作地学，一句句地学”。

演出那天，当韩伍饰演的薛平贵一亮相，那股英俊神武的气势、潇洒凝练的动作就博得了满堂彩。在整个演出过程里，韩伍精气神十足，一招一式、一句一腔都力求表现麒派韵味，加上“上京”名家的着力助演，演出取得圆满成功。天蟾“圆梦”，欢欣之余，韩伍更坚定了继续“追梦”的雄心：“这次演出仍有些遗憾，下次如果还有机会，



我绝对还要争取！”

戏趣墨韵，相映成辉。在海上画坛，韩伍的戏曲人物画造诣深厚、独树一帜，可以说，是对京剧艺术的酷爱为他的画作提供了源源不尽的灵感、机趣和神韵。除了惟妙惟肖的各种戏曲人物，韩伍还着意画出他爱戏、品戏的历程和感受。绘本散文《小巷童年》、连环画《京剧小舞台》满怀深情地展示了这位老画家自小迷恋京剧的点点滴滴。而且，韩伍还想用自己的画笔表达更深一层的意思：“我多画京剧，就是想为振兴我所喜爱的剧种尽一份力！”



■ 韩伍戏曲画作品《高风亮节》(左上)、
《负荆请罪图》(右上)、《白蛇传》(右下)

